

附 錄

‘高唐神女傳說之分析’補記

杜光庭墉城集仙錄裏有這樣一個故事：

雲華夫人，王母第二十三女，太真王夫人之妹也。名瑤姬。受徊風混合萬景煉神飛化之道。嘗東海遊還，過江上，有巫山焉，峯巖挺拔，林壑幽麗，巨石如壇，流連久之。時大禹理水，駐山下，大風卒至，崖振谷隕，不可制。因與夫人相值，拜而求助。即敕侍女授禹策，召鬼神之書，因命其神狂章，虞余，黃魔，大翳，庚辰，童律等（案庚辰，童律二名又見唐人李公佐偽撰古岳瀆經第八卷，岳瀆經亦說禹治水之故事。路史餘論九云：‘虞余，庚辰，案楚詞，乃益稷之字’，今楚辭無此語。）助禹斲石疏波，決塞導阨，以循其流。禹拜而謝焉。禹嘗詣之崇巘之巔。顧盼之際，化而為石，或倏然飛騰，散為輕雲，油然而止，聚為夕雨，或化遊龍，或為翔鶴，千態萬狀，不可親也。禹疑其狡獪怪誕，非真仙也。問諸童律。律言：‘……雲華夫人，金母之女也，昔師三元道君，受上清寶經，受書於紫清關下，為雲華上宮夫人，主領教童真之士，理在玉英之臺。隱見變化，蓋其常也，亦由凝氣成真，與道合體，非寓胎稟化之形，是西華少陰之氣也。且氣之彌綸天地，經營動植，大包造化，細入毫髮，在人為人，在物為物，豈止於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？’禹然之。後往詣焉。忽見雲樓玉臺，瑤宮瓊闕森然，靈官侍衛，不可名識，獅子抱關，天馬啓途，

毒龍電獸，八威備軒，夫人宴坐於瑤臺之上。禹稽首問道。召禹使坐而言曰：“……”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，開上清寶文以授禹。[禹]受而去，又得庚辰虞余之助，遂能導波決川，以成其功，奠五嶽，別九州，而天錫玄圭，以爲紫庭真人。其後楚大夫宋玉以其事言於襄王。王不能訪道要以求長生，築臺於高唐之館，作陽臺之宮以祀之。宋玉作神女賦（女原誤仙）以寄情，荒淫穢燕。高真上仙，豈可誣而降之也？有祠在山下，世謂之大僊。隔岸有神女之石，即所化也。復有石天尊神女壇，側有竹垂之若簷。有槁葉飛物著壇上者，竹則因風掃之，終灑潔不爲所污。楚人世祀焉。

這裏高唐神女簡直就是塗山氏。這給上文第七段的推測完全證實了。此外有幾個細節似乎得說明一下。（一）所謂‘東海遊還’，蓋指會稽。禹娶妻及會諸侯的塗山，舊傳也有說是在會稽的。從東海來的雲華夫人本是禹自己的髮妻，到了巫山，却成陌生人，神話演變中之矛盾性，往往如此，並不足怪。（二）童律說雲華夫人‘凝氣成真’，又說她是‘西華少陰之氣’。（西華似乎是與太華玉女相混了，張衡思玄賦云‘載太華之玉女兮’）。雲華夫人是氣所變，則朝雲即朝濟（氣）又得到一個證據了。（三）我在附註三〇中轉引漢書注引淮南子稱塗山氏化石，而這裏說雲華夫人化石，這也是很要緊的一點。（四）隋書禮儀志稱梁太廟有石，‘文如竹葉’，據陸澄說是孝武時郊禱之石。（引見同注）這裏說‘石天尊神女壇側有竹垂之若簷’，與隋志所載頗有相似之處，大概石天尊之石亦即郊禱之石。果然如此，則我說高唐神

女即楚之高禰,便愈加可以立了。(五)我又說塗山氏即女媧,全部的論證,因篇幅的關係,不能拿出,現在還是不能,不過就雲華夫人的故事中可以先提出一點來談談。淮南子覽冥篇有女媧積蘆灰以止淫水的話,可知古來相傳女媧是助禹治過水的。雲華夫人助禹治水的方法雖神怪化了,但治水這主幹的事實並沒變。雲華夫人即塗山氏,則女媧亦即塗山氏了。

集仙錄雖把高唐神女與塗山氏合爲一人,但我仍然不主張她們本是一人。我仍然相信她們以及旁的中國古代民族的先妣,都是從某一位總先妣分化出來的,這位總先妣,我從前想許就是西王母。集仙錄說雲華夫人是王母第二十三女,當然是後世道家捏造的譜系,但說不定這個謊給他們撒得幾分對了。最後有一件事,也是前次想到而未敢說出的,現在得了集仙錄這點新材料,我纔感覺把握較多點。我想塗社古音近,塗或即社的音變,而塗山實即社山。高唐即郊社,上文已經說過。現在我們又可以說塗唐社都是一聲之轉了。

聞一多